



· 读者之声 ·

## 爱之深, 责之切 ——记我的导师

我的导师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“高富帅”。所谓现代“高富帅”：高指身高1.8m以上,富指有车、有房,帅则是外貌俊美。而传统“高富帅”指:大智若愚、宠辱不惊为高,大爱于心、胸怀天下是富,大略宏才、智勇双全为帅。虽说这样评价自己的导师有点夸张,但不得不说他渊博的学识和人格的魅力确实很让人钦佩。

初次和导师见面,便感觉我们五行相克。我作为意气风发的青年人,有满腔热忱,只要一点“星星之火”,便可形成“燎原之势”。而我的导师则像一潭静水,不动声色,但却流得深远。他总在我自以为燃烧得炙热的时候,劈头盖脸地向我泼来冷水,没有前兆,没有波澜,也没有怜悯与安慰。

记得第一次谈话,导师问我今后的职业规划和研究计划。当时的我还处在迷茫期,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于是他就指导与批评同步进行,指责我目标定位不明确、选的课太乱、没有重点……我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回答,只记得当时那么心慌,那么不知所措。读研以前,我一直是同学中的佼佼者,这样“赤裸裸”地被批评,还是第一次。

之后,我一直认为导师对我有偏见。记得硕士论文开题时,我拿着开题报告的摘要去找他签字,短短150字,导师一看就非常严肃地训了我一顿:“这是一个研究生写的东西吗?语句都不通顺,逻辑也不清晰。”无奈,我只好回去仔细修改,改完以后,还特地找师姐和同学帮我检查,确认无误后,再去找导师。他看后还是没有签字,只说语句还算通顺,但词语搭配有问题。于是我悻悻地回去再找师姐认真研究。当我第4次迈着灌了铅似的双脚走向他的办公室时,他勉强签了。原因是我又多加了一个逗号。后来的中期答辩、转博答辩等找导师签字,没有一次是顺利的,每次心都快蹦到嗓子眼儿上了。

我的语文底子薄,一直以来对写作特别反感。导师用实际行动一针见血地“击中”我的要害。经过几次签字风波后,我便立志要“一雪前耻”。我给自己列出了10条关于写作方面的警句,每天到实验室都要虔诚地默念。

当时年少无知,认为导师批评我,是

对我有偏见。直到中秋节一起吃饭,我才看到他的另一面。原来他“刀子嘴”下面藏着一颗“豆腐心”;原来平日不苟言笑的他,也会那么风趣、幽默、平易、随和;原来作为高富帅“高高在上”的他,也会和我们零距离接触,谈人生、谈理想、谈交际、谈科研;原来他并非“不可理喻”,而是怀揣着“严师出高徒”的美好愿景;原来他并非“只可远观”,而是“爱之深,责之切”……原来是我误解导师的苦心了。如果没有导师的种种“刁难”就不会有我今天对科研的严谨,也不会有从写博文和看书中收获的乐趣,更不会有那颗“千磨万击还坚劲,任尔东西南北风”的坚强的心。

总之,我的“高富帅”导师,很高、很富、很帅,他还是那个他,而我也不是昔日的那个懵懂无知、青涩的那个我了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  
博士生 张忆文

## 一味迎合, 等于放任

放弃老师自己的原则和纪律约束,一味迎合学生,可以得到大多数学生给予的“人性化实验室”和“好导师”的口碑。的确,作为老师,金杯、银杯不如学生的口碑。不过,我宁愿不要这样的“好”口碑。

当代年轻的研究生学子,对于自由学习的追求,热情高涨。对于严格、残酷的时间管理则十分反感,都希望自由自在,轻轻松松地学习、生活和成长,这无可厚非。我的实验室目前的规定是:每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要进入实验室,晚上、周末不作要求。曾经有学生要求我每周腾出一个下午的时间搞活动或体育锻炼,也就是说,每周这短短的5天正常上班时间,还得挤出一点时间用于集体活动,而自己的2天周末是绝对不能用来锻炼身体的。这个要求,当时我没有正式答应。

这段时间,每次走进实验室,都会看到,近30个座位的实验室还不到10人入座。当然,这学期,研三的学生大部分都忙于找工作,可能每周有2~3天去了招聘会,但我不相信,这些不来的学生每天都去招聘会。与其他老师交流,他们实验室的学生基本也是这个状况。这说明,找工作已经成为研三学生长期不来实验室的理由。一边是研三的学生在实验室有座位而不来,另一边是研一学生想进来,却没有多余的位置,呈现出一个尴尬的场景。根据以往经历,我对这种情形也已经

习以为常,因为我把毕业生找工作当成研究生3年来学习、生活、工作的一个特殊

阶段。但还是狠心规定,找工作期间也需要提交工作月报,并且超过1周时间不来实验室需要请假或打招呼等。可是,时间一长学生却把找工作这个时段当成无拘无束、没人管的“盲区”。

所以,后来我规定,凡是迟到、请假、“旷工”(不请假)等,与助研费(除学校规定的基本补贴外)挂钩,防止实验室形成自由散漫的氛围,避免对即将进入实验室的研究生造成不良影响。而以往,毕业生找工作和写论文期间无此规定。尽管扣除的这个小钱可能对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关系不大,但这表明我对治学的态度。否则,对学生的长期“放任”态度会对学生形成一种不良暗示。

据我所知,我校很多生源火爆的大团队,都有极其严格的纪律和规章制度,有些甚至“残酷”。比如:例会、组会放在周末或晚上;一切与科研无关的费用,如日常办公等费用均由学生分摊等。然而,这些做法却从没影响过团队每年的招生,他们照样年年生源火爆。

所以,严格的纪律和制度不可少。一味迎合学生,等于放任。

——电子科技大学光电信息学院教授  
彭真明  
(编辑 王丽娜)

## “读者之声”征稿

本刊“读者之声”栏目着力反映科研一线人员的声音,尤其欢迎您对《科技导报》刊登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文章进行评论。同时也欢迎您将您身边发生的吸引人的科研故事或您的一个经历以300—500的文字写信给我们。本刊将努力把大家切磋交流的园地。

《科技导报》编辑部